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十二卷

○上饒古塚 先人罷信幕，暫寓法曹廨房。室間忽地陷尺許，微露棺和，亟遷避他宇。扣於州之耆舊，皆言下乃古塚，素多影響。向有法曹黃姓者，具牲酒，自作數語祭之。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，是夕，夢一偉丈夫來致謝，且云：「陵谷變遷何常，業久處此，望相安存。」輝因思自謝惠連祭冥漠君之後，多仿其體。曾文昭子開亦有《瘞瓦棺文》，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《徐州祭枯骨》之作。「元祐七年正月，南京<sub>2</sub>睿南湖，得瓦棺五，長者才三尺餘，闊不逾尺，厚不及寸。瓦有從文，初若堅致，觸之皆壞。留守曾肇既往視之，命遷瘞於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，祭以酒果。按《禮》：有虞氏瓦棺，夏後氏聖周，商人棺槨，周人牆置。周人以商人之棺槨葬長殤，以夏後氏之聖周葬中殤、下殤，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。此棺其葬殤者歟？乃弔之曰：虞耶夏耶？商、周之人耶？勢耶富耶？抑賤而貧耶？生於何鄉幾晦朔，瘞於此地幾春秋耶？夭壽歸於共盡，老聃、彭祖與子其均耶？瓦為藏而水為宅，豈不復子之真耶？改卜高原，既深且固，於子為戚，抑為欣耶？有知也耶？無知也耶？尚有知也，其肯捨故而從新耶？」亦載在《曲阜集》。

### ○硃墨本

淳化五年，翰林學士張洎獻《重修太祖紀》一卷，以硃墨雜書，凡躬承聖問，及史官採摭事，即以朱別之。神宗正史，類因詆誣而非實錄，厥後刪改，亦有硃墨本傳於世，其用淳化故事歟？

### ○司馬田宅

邵康節居洛陽，宅契，司馬溫公戶名。園契，富鄭公戶名。莊契，王郎中戶名。若使今人為之，得不貽寄戶免科調之譏乎？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，特未知王之名，當亦是元祐間人。

### ○職名三等

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、直龍圖閣、秘閣三等耳。政和間，詔謂天下人才富盛，赴功趨事者眾，官職寡少，不足褒延多士，乃增置集英、右文、秘閣修撰三等。龍圖至秘閣凡六等，仍入雜壓。自昔直秘閣，例過稱龍圖。蓋直閣之名，舊才有二，集英即集賢也。

### ○飢饉虎

端拱二年盞幽細儵裕何佰鈔莖淌紡卵彖埃？？園具鉤潰荊輝乾胃荊法砒攪炙嵌齷喪明尤天，古雖有之，此則世未嘗有也。見《太宗實錄》。

### ○張守性

頃年，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，石門自開，廣二尺餘，得古銅錢百餘，及金、銀環各一。按《茅山記》：梁普通中，晉陵女子錢妙真，年十九，辭親學道，誦《黃庭》七言。積四十年，道成，佩白練入洞，洞門自啟。至是，再開。輝母舅張守性，棄從事郎為黃冠，受業茅山崇禧觀，師號尋真見素。時山中有高道劉蓀衣，喜其樸茂，常留在左右，因有所得。一向佯狂。嘗導輝游燕洞，且俾窮探。以其語素不倫，謝之。仍說：「近入至裡，見仙人對弈，以新蓮相啖。方徘徊次，忽念恐知宮相尋，不覺身從後戶出。」知宮，其師也。後十餘年，以度牒寄其姊家。飄蕩至今，不知蹤跡。先人以其終日浪走，若有所營，因即其師號，戲易曰「尋魂見鬼」，親舊傳以為笑。是乃五十年前事。一時人凋零殆盡，獨輝知之，並識於此。

### ○膽水膽土

信州鉛山，膽水自山下注，勢若瀑布，用以浸銅，鑄冶是賴。雖乾溢徐夫旱澇，大抵盛於春夏，微於秋冬。古傳一人至水濱，遺匙鑰，翌旦得之，已成銅矣。近年水流斷續，浸銅頗費工力。凡古坑，有水處曰膽水，無水處曰膽土。膽水浸銅，工省利多。膽土煎銅，工費利薄。水有盡，土無窮。今上林三官，提封九路，檢踏無遺。膽水、膽土，其亦兼收其利。

### ○張懷素

張懷素，舒州人，自號落魄野人。崇寧元年入京師，至大觀元年事敗。牽引士類，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眾。呂吉甫、蔡元度亦因是責降。蔡嘗語陳瑩中：「懷素道術通神，雖蜚禽走獸能呼遣之。」至言：「孔子誅少正卯，彼嘗諫以為太早。漢、楚成臯相持，彼屢登高觀戰。不知其幾歲，殆非世間人也。」自古方士，怪誕固多有之，示有如此大言者。士大夫何信之篤、惑之深耶？後又有婦人虞，號「仙姑」，年八十餘，有少女色，能行大洞法。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，京飯之。虞見一大貓，拊其背，語京曰：「識此否？乃章惇也。」京即詆其怪而無理。翌日，京對，上曰：「已見虞姑邪？貓兒事極可駭。」《熙寧日錄》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，惠普有妖術，朝士多問以禍福，富鄭公亦惑其說。

### ○火葬

浙右水鄉風俗：人死，雖富有力者，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，亦致焚如。僧寺利有所得，鑿方尺之池，積涇蹄之水，以浸枯骨。男女骸骼，淆雜無辨，旋即填塞不能容，深夜乃取出，畚貯散棄荒野外。人家也。范忠宣公純仁帥太原，河東地狹，民惜地不葬其親。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，別男女，異穴以葬。又檄諸郡仿此，不可以萬數計。仍自作記，凡數百言，曲折致意，規變薄俗。時元祐六年也。淳熙間，臣僚亦嘗建議：「樞密寺歲久無主者，官為掩瘞。」行之不力，今樞密寺者固自若也。

### ○牛羊軻

至道元年，西南牛羊軻諸蠻貢方物。牛羊軻在宜州之西，累世不朝貢，至是始通。上問其吏龐光進地裡風俗，譯代對曰：「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，土宜五穀，人多食粳稻，持木弩於林木間射獐鹿。每三二百戶為一州，州有長。殺人者不死，以其家財為贖。王居有城郭，官府無壁壘，止短垣而已。」因遣令作本國歌舞，一人捧瓢笙而吹，如蚊蚋聲。須臾，數十輩連袂宛轉，以足頓地為節。上笑令罷。牛羊軻使十數輩，從者百餘人，皆蓬發鬣面，狀如猿獠。使者衣虎皮氈裘，以虎尾加於首為上飾，他悉類此。輝頃從使節出疆，抵燕，與渤海使先後入見。當少頃，於次際見其過前，服飾詭異，殆不可名狀。皆忍笑不禁，雖虜人在傍，亦失聲而笑。是誠可笑也！

### ○行蟲飛蟲

元豐六年冬祀，中書舍人朱服導駕。既進輦，忘設宸褥，遽取未至。上覺之，乃指顧問他事。少選褥至，乃登輦，以故官吏無被罪者。又一日，群臣方奏事垂拱殿，見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，上既拂之至地，視之，乃行蟲，其蟲善入人耳。上亟曰：「此飛蟲也。」蓋慮治及執侍者，聖德寬大如此。

### ○攔灘網

江上取魚，用攔灘網，日可俯拾。濱江人家得魚，留數日，俟稍敗方烹。或謂：「何不擊鮮？」云：「鮮則必腥。」海上有逐臭之夫，於此益信。茲謂神奇化臭腐。又見故老言：承平時，淮甸蝦米用席裹入京，色皆枯黑，無味，以便溺浸一宿，水洗去，則紅潤如新。又歲久佩香，以虎子覆一夕，芬馥仍舊。茲謂臭腐化神奇。或云無是理，答曰：「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？」

### ○王荊公墓

王荊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，與其子秀分昭穆而葬。紹聖初，復用元豐舊人，起呂吉甫知金陵。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，經從，呂燕待之，禮甚厚。一日，因報謁於清涼寺，問孫：「曾上荊公墳？」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，未有不上荊公墳者。五十年前，彼之士子，節序亦有往致奠者，時之風俗如此。曾子開亦有《上荊公墓詩》，見《曲阜集》。

### ○虜改沃州

虜改吾趙州為沃州，蓋取以水沃火之義。識者謂沃字從「天」、「水」，則著國姓，中興之讖益章章云。建炎初，從臣連南夫奏札言：女真號國曰金，而本朝以火德王，金見火即銷，終不能為國家患。

### ○兩學記

政和三年，溫陵呂榮義著《兩學雜記》，凡七十二條，所書皆太學、辟雍事也。內一條：侯彭老，長沙人，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，詔歸本貫。綴小詞別同舍：「十二封章，三千里路。當年走遍東西府。時人莫訝出都忙，官家送我歸鄉去。三詔出山，一言悟主。古人料得皆虛語。太平朝野總多歡，江湖幸有寬閒處。」雖曰小挫，而意氣安閒如此。？？軍頃得於故老：此詞既傳，各齋厚贖其行。亦傳入禁中，即降旨令改正，屬同獲譴者不一，乃格。後繇鄉貢，竟登甲科。紹興十三年，再興太學，榮義尚在，累舉得光州助教。乃摭舊記，益未備，為八十一條，更名《上庠錄》投進。而唱和詩《影妻椅妾》四篇，疑後來附入者。《上庠錄》嘗奏御，理不應褻。迨今五十餘年，庠均之士，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，似為缺典。

### ○范文正複姓

范文正公復元姓，用陶朱、張祿事，世皆傳誦。大中祥符五年，潯陽陶岳作《五代史補》百餘條，蓋補王元之內相《五代史闕文》未備者。其書梁事，中有鄭准，性諒直，長於箋奏。成汭鎮荆南，辟為推官。汭嘗殺人亡命，改姓郭氏，既貴，令准草表，乞歸本姓。其略曰：「臣門非冠蓋，家本軍戎。親朋之內，盱眙為人報怨。昆弟之間，點染無處求生。背故國以狐疑，望鄰封而鼠竄。名非伯越，乘舟難效於陶朱。志切投秦，入境遂稱於張祿。如此，則前已有此聯，特文正公拈出尤為切當云。

### ○聚香鼎

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，九日藥市，見一銅鼎，已破缺，旁一人贊取之。既得，叩何用，曰：「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，香皆聚於中。」試之，果然，乃名「聚香鼎」。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。

### ○船舫立名

頃年，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，隨大小皆立嘉名。如「泛星槎」、「凌風舸」、「雪蓬」、「煙艇」，扁額不一，夷猶閒曠，可想一時風致。今貴游家有湖船，不患制名不益新奇，然紅塵膠擾，一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煙波？但閒泊浦嶼，資長年三老閉窗戶以適晝眠耳。園亭亦然。

### ○互送不歸己

鄰郡歲時以酒相饋問，有所不免。孫公之翰典州日，獨命別儲以備官用，一不歸於己。紹興間，周彥約侍郎為江東漕，諸司所餉不欲卻，乃留公庫。迨移官，悉分遺官屬。仍以緡錢買書，以惠學者。

### ○響字

李公受〈虛己〉為天聖從官，喜為詩，與同年曾唱酬。曾謂曰：「子之詩雖工，而音韻猶啞爾。」李初未悟，後得沈休文所謂「前有浮聲，後有切響」，遂精於格律。輝在建康，識北客杜師顏，嘗言少陵《麗人行》「坐中八姨真貴人」，數目中「八」字最響。覓句下字，當以此類求之。杜早從陳子高學，此說蓋得於陳云。

### ○惠民局

神宗朝創置賣藥所，初止一所，崇寧二年增為五局，又增和劑二局。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為名，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，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。今行在所置局，歲課雖視昔有損，意豈在夫羨贏，其於拯民瘼、施實惠，亦云博矣。

### ○四川茶馬

紹興四年，復置茶馬司，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坡帶馬，每一千匹與轉一官。舊有主管茶馬、同提舉茶馬、都大提舉茶馬三等，今並廢，止留其一。高宗留意馬政，因韓世忠獻一駿馬，詔：「朕無用此，卿可自留，以備出入。」世忠曰：「今和議已定，豈復有戰陣事？」上曰：「不然。虜雖講和，戰守之備，何可少弛？朕方復置茶馬司，若更得西馬數萬匹，分撥諸將，乘此閒暇，廣武備以戒不虞。和議豈足深恃乎？」後又詔：「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，艱難之際，戰馬為急。」又曰：「以茶博易珠玉、紅髮、毛段之物，悉痛朕心。」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，在塗除倒斃外，及至，飢養調習久之，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？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。若夫官吏論賞增秩，抑末耳。

### ○《山陰圖》